

近代汉语介词

JIN DAI HAN YU JIE CI

© 马贝加 著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汉语介词/马贝加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2336-3

I. 近… II. 马… III. 汉语-介词-近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441 号

责任编辑:郑仁甲

近代汉语介词

马贝加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 1/2 印张·27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平)22.00 元(精)32.00 元

ISBN 7-101-02336-3/H·158

《近代汉语介词》序

近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也出现了一些有份量的专著。马贝加女士的《近代汉语介词研究》就是其中一种,这部书对近代汉语的介词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介词是一个不大的词类,但要做近代汉语介词研究却并不容易。近代汉语本身的时间跨度就将近一千年,要研究近代汉语介词的历史发展就必须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而且近代汉语是处在上古、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里的介词,有不少是上古、中古汉语时期的继承,也有很多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是《近代汉语介词》,但实际上几乎是从古到今的整个汉语介词的研究。全书收介词 100 多个,每一个介词都要分义项考察其历史发展,汉语的历史资料如此浩繁,这需要花多大的工夫!

然而难度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把各个介词在各个时期的用法列出来,那只是一部工具书性质的著作。这样说绝无轻视工具书之意,高质量的工具书也是学术著作。但工具书和研究性的学术著作性质毕竟不同,如果只是工具书性质的,书名就不能冠以“研究”二字。既然是研究,那就要对近代汉语的介词作一个整体的考察,对每个介词的来源和发展的脉络也要作深入的探讨。这都是需要相当的功力和水平的。

《近代汉语介词》在这两方面都是值得称赞的。

首先,作者是真正下了工夫的。她广泛吸收了时贤的研究成果,同时,认真查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加以梳理,描述了这 100 多个介词的各个义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而且描述得相当全面、相当细致,给我们提供了近代汉语介词的比较完整的面貌,这对近代汉语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关于近代汉语介词的研究也做得比较深入。作者的研究体现在“引言”里,也体现在正文部分对具体介词的论述里。在“引言”中,对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区分动词和介词,以及汉语介词发展的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有理论深度,也颇有实际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区分动词和介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汉语的单音介词都是由动词发展来的,在动词正在向介词演化的历史阶段中,某一个词究竟仍然是动词,还是已经发展成了介词,有时不容易确定。以往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主要凭语感,但语感含有较多的主观成分,各人的语感很可能不同,因此结论也可能因人而异。马贝加提出用义素分析,语义结构分析、次类比较三种方法来加以区分,使这个问题的处理有了一个可操作的、比较客观的标准。在正文中,在论述各个介词的时候,作者多次使用了这一区分方法,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各个介词如何从动词发展而来,在什么时代仍然是动词,到什么时代发展成了介词。这样,不但弄清楚了介词产生的时代,而且反过来验证了这种方法,表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正文中,作者按介词的语义功能设置章节,把具有相同语义功能的介词(严格地说是介词的义项)放在一起,然后逐一加以讨论。首先说明其产生,然后说明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发展。书中对于介词的描述比较细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追踪介词的来源,如表时机的介词“趁”源于表“追逐”义的动词“趁”。考定介词产生的时代,如在晚唐“替”已由动词“替代”义发展为介词“为”义。指出近代汉语介词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用法,如近代汉语中

“向”有“从”义(表始发处)，“从”有“向”义(表方向)。辨析介词的异同，如表处所的“著”和“在”的比较，表处置的“将”和“以”的比较。这些都能给人启发。

以一人之力来从事这样一个大课题的研究是不容易的，书中难免有些粗疏之处。比如有一些例句的理解欠准确，有时对于是动词还是介词的认定欠妥当。有些结论还可以商榷，如认为“‘被’的介词性质的确定应是在宋元之后”，这当然可以是一家之言，但如果按照同一标准，“吃”、“著”在唐代是不是介词也就成了问题，而书中对此没有论及。有一些介词的义项分得过细，如把引进处所的介词“于/於”分为表“始发处”、“所在处”、“终到处”几项，似无必要。同一个“于”/“於”在不同的语境中或表“始发处”或表“所在处”或表“终到处”，这正是上古汉语介词的特点，把它们分成几个义项反而掩盖了这一特点。再有，同一介词的不同义项往往是有联系的，由于本书的编排体例，这些义项有的分列在不同的章节中，有时对其间的联系谈得不够。但总的看来，是瑕不掩瑜。

我和马贝加认识是在八十年代中的一次近代汉语研讨会上，那时她已经在从事近代汉语介词的研究。后来她的研究成果逐渐在国内外的刊物上发表。今天，我又很高兴地读到她的《近代汉语介词》，这是她十多年研究的汇总。像这样一种持之以恒的学风是很值得提倡的。如果能有更多的人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做研究工作，一定能够更好地推动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

蒋绍愚 2001年6月于北大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1.1 选题目的及研究范围	1
1.2 各历史时期汉语介词的概况	2
1.3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区分动词和介词的标准	3
1.4 汉语介词的来源	9
1.5 汉语介词范畴发展的原因	11
1.6 汉语介词的发展趋势展望	20
第二章 表示处所的介词	21
2.1 始发处:于(於) 自 从 从自 乎 以 由 向 就 打 打从 在 去	22
2.2 所在处:于 乎 以 自 从 在 即 就 著 向 去	31
2.3 终到处:于 乎 及 至 到 著 就 在 向(况) 捉(投) 抵	53
2.4 临近处:临	65
2.5 方 向:自 从 向 就 著 望(暮) 往 当 把 朝 照 拦 劈	66
2.6 经 由:自 从 由 经 经由 向(况) 打 打从 著 在	90
2.7 沿 途:遵 循 缘 沿 顺 随	96
第三章 表示时间的介词	107

3.1	起始点:自 从 自从 从自 由(繇) 打	107
3.2	正当:当 方 方当 会 值 遭值 会值 当值 正值	112
3.3	终到点:于 迨(逮) 迨及 迨至(逮至) 迄 迄于 迄至于 及 及至 及至于 及乎 比 比及 比至 至 抵 迟 到 竟 犁(戾) 投(逗) 投到 投至 投得(逗得) 投至到 投至得 投至的 一投(一头) 终 著 达 在 暨 暨臻 赶 赶到	122
3.4	时 点:于 以 自 在 向 即 就 至 赶 去	141
3.5	临近点:向 临 临当 临到 临至 垂 薄 投	145
3.6	时 机:迨(逮) 迨及 及 因 乘 值(直) 闻 趁 趁取 赶 赶趁 逗(斗)	150
3.7	经 过:经 已经	164
第四章 表示对象的介词		166
4.1	涉及者:及 于(於) 在 与	166
4.2	接受者:于 为 畀 与 给 似 把	168
4.3	所对者:于 为 对 向 给 替 朝	173
4.4	言谈者:于 与 为 对 从 向 就 问 和 似 给 替	179
4.5	交与者:于 与 及 以 从 即 就 将 共 同 与 同 和(合) 替 跟 向	189
4.6	施事者:于 为 被 著 与 吃(乞) 教(叫、交) 把 给	209
4.7	来源者:自	226
4.8	处置者:以 为 将 把 用 捉 拿 著 赶着	

.....	226
4.9 所为者;所替者:于 与 为 给 替 和	235
4.10 师从者:从 就	241
4.11 求索者:于 从 就 向 问 著 和 替 与 ...	242
4.12 追随者:从	248
4.13 经手者:因 由 经 经由	248
4.14 比较者:于(於) 与 比 将 似 共	252
4.15 受事者:于(於) 乎	255
第五章 表示方式和原因的介词	257
5.1 依据:以 因 循 缘 用 依 遵 依 据 依据 依缘 按(案) 照 照 依 从 随 论 凭	257
5.2 顺应:顺 因 遵 循.....	274
5.3 凭借:以 因 乘 用 凭 凭 赖 凭 依 凭 杖 凭着 据 依 仗(杖) 倚仗 靠 把	276
5.4 工具:以 用 因 著 将 捉 把 拿.....	284
5.5 身份:以 用.....	291
5.6 原因:以 由 由于 为 用 因 因为 为 因 缘 因缘 为缘 坐 吃 著 被	292
第六章 表示范围的介词	309
6.1 视角:以 自 由 就 据 依.....	309
6.2 议题:从 就 向 著 把.....	310
6.3 关 涉:及 于 在 自 从 自从 就 对于 关于	312
6.4 连 带:连 和 并 带 兼.....	316
6.5 强 调:连 和 并.....	321
6.6 经 历:经.....	323
6.7 增 加:以.....	324

6.8 言谈内容:于 以	325
6.9 所予之物:以	326
6.10 赏 罚:以	327
6.11 排 除:除 除却 除了	327
6.12 选择范围:从 就	329
6.13 程 度:至 至于	330
参考文献	332
索 引	344

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目的及研究范围

介词,又名前置词或关系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都曾经论述过介词的重要语法作用。

俄国语法大师罗蒙诺索夫说:“……实词彼此之间应该有对应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表达我们的思想,起这种作用的是标志实词属性的特别部分,叫做前置词或连接词。”

前苏联拉·维·谢尔巴院士说:“前置词永远和名词、代词、数词连用,指出它们与句中别的词的句法关系。”

这些看法的共同之处是:介词是标志语言结构中实词和实词之间的关系的词。

在汉语中,介词也具有上述功能。它是标志句中语法关系的一类词。

介词在古今中外的各种语法著作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试图掌握某种语言的人都会留心介词的意义和作用,尽管彼时彼地人们不一定称这一类词为“介词”。

介词重要的根本原因是:语言,作为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必须拥有一类表示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词,而介词恰好满足这一需求。

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一个“词数众多而作用殊异”的介词群体。中外语言学家对此作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但是,据本人所知,目前,在国内外还没有一本全面地、系统地论述汉语介词形成过程及

其原因的专著。本书则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些探索工作。

我选定这一课题的意图是——清理东汉至明清时期汉语介词发展过程的线索,探究近代汉语介词范畴形成的原因。

本书所列介词既有近代汉语口语(俗语)中的介词,也有近代汉语书面语中的介词。我认为书面语和口语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口语是书面语的广泛基础,书面语由口语加工改造而来且又反作用于口语。口语中的介词必然会在书面语中出现,书面语中的介词也有可能变为口语中的成分。例如:介词“缘”在文献资料中出现很早,但作为原因介词在敦煌变文中比其他原因介词的使用频率要高;在现代汉语中,它又变成书面语成分。

又如介词“因”,出现也比较早,但在上古、中古汉语中功能较多,它表示原因的功能的固定是近代汉语中的事实。

近代汉语介词是古代汉语介词的承袭,正如现代汉语介词是近代汉语介词的承袭。本书是以近代汉语为枢纽,将古今介词一线贯通,上溯下伸,探讨汉语介词的发展轨迹。

1·2 各历史时期汉语介词的概况

1·2·1 先秦、两汉时期介词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明确地具有介词身份的词,数目不多。一般认为只有:“于、乎、以、自、从、与、为、因、缘、用”等。而且这几个词都是身兼数职的。先秦两汉时期汉语介词范畴的特点是“一个介词兼有多种功能,一种功能由多个介词承担”。可以概括为“数目少,兼职多”六个字。

1·2·2 魏晋、南北朝至唐时期汉语介词的特点

上古已有介词的用法在这一时期承袭下来了,这一时期的进展表现为:

a 介词数目的增多。特别明显的是:

(1)新的方式介词的萌生,“按、依、据、凭、随、论”等在这一时期出现。

(2)新的对象介词的萌生,如引进师从者、言谈者、所对者、交与者、处置者、主动者的介词“从、就、向、对、将、把、被”等。

b 介词范畴内部分工较上古细致。

1·2·3 五代、宋时期汉语介词的特点

上古、中古时期的介词的用法,在这一时期都承袭下来了,这一时期的发展表现为:

a 介词数目的继续增多。表现为:

对象介词的数目继续增多,例如表示交与者的介词“共、同、和”的定型;表示处置者的“把、拿、捉”的定型;表示包括、强调、排除的介词的产生以及方式介词“照”的产生等。

b 介词范畴的分工进一步明确。

1·2·4 元、明、清时期汉语介词的特点:

a 分工的细致和明确,例如,“因、为、用”的分工已经明确,“因”表示原因,“为”表示目的,“用”表示工具。

b 介词所在的句子的句法序列的复杂化,例如“被”字句、“把”字句的迅速发展,“比”字句的发展。

以上是四个历史时期的汉语介词状况的概括,据此可知:

汉语中表示地点、时间的介词出现最早,在魏晋之前已基本形成。表示方式的介词大多产生稍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型。表示原因的介词虽然产生较早,但职务分工的明确还是在近代。表示对象的介词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总的来说,介词范畴呈现数目增多、兼职减少、分工明确的趋势。

现代汉语介词范畴在十八世纪之前已经基本形成。

1·3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区分动词和介词的标准

1·3·1 现代汉语中区分动词和介词的标准。

一般认为有四条标准：

1.“体”标志的有无。介词一般不带“体”标志，不能跟动态助词。

2.句法位置。介词一般处于“V1 + N + V2”格式的 V1 位置上或处于“V1 + (N) + V2 + N”格式的 V2 位置上，V 表示动词，N 表示名词。

3.介词不能重叠。

4.介词不能单独回答问题。

“体”是动词的重要语法范畴之一。它的作用是表示运动的延续或短暂，完结或起始等。在汉语中，动词的“体”不依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现。一般用“了、着、过、起来、下去”等助词表示“体”，用“AA”或“A—A”形式重叠也可以表示“体”。

汉语介词后面一般不带体助词，也不能重叠。因为介词不是表示运动概念的词，可是，在现代汉语中，部分介词，如“朝、照、按、凭、沿、顺”等却能带“着”。这又如何解释呢？原因是这些介词萌生较迟，它们的介词性质的确定是在动态助词萌生之后或稍稍早于动态助词的萌生。介词是从动词孳生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母体动词的某些语法特征，这些特征是在介词孳生前，它的同源动词可能具有的，而不是介词性质确定后，它的同源动词新获得的。

其次，这些介词大都是方式介词，运动的方式与运动是同时存在的，而动态助词“着”位于 V 后时，表示运动或状态在延续中；运动存在的时候，运动方式也同时存在的，因此，表示运动方式的介词带有“着”也未尝不可。而且，一般来说介词带有“着”后，V 就不带“着”，如“朝着东坐”、“朝东坐着”，很少看见“朝着东坐着”；或许，从现代汉语平面上看，介词带有“着”是 V 后体标志的轨迹移动？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着”看作构成双音介词的一个语素。

为什么“于、乎、以、自、从、在、与、缘”等介词后面不能带动态助词呢？因为它们之成为介词远远早于动态助词的产生。一般认为，“了、着”的虚化过程的完成是在中晚唐或宋时期。在动态助词产生之前，“于”等早已获得明确的介词性质，它们是不会带有体标志的。

另一方面，这些介词大多是时、地介词，时、地介词的后面一般不可能出现动态助词。

介词“和、同、跟、比”的萌生也比较晚，为什么在现代汉语中它们后面不带体助词呢？因为这些介词是对象介词，在历史上，它们后面也曾出现过“着”，但是，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对象介词的虚词性质较之方式介词更为明显，它们也是不会带有体标志的。但是对象介词“为了、为着”也能带“了、着”，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两个介词是目的介词，运动的目的和运动的方式一样，也是与运动过程同时存在的。所以表示目的的介词不妨带上动态助词。当然，在现代汉语平面上，我们也可以将“了、着”看作构词成分。

1·3·2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定介词的性质，使用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判定介词的标准

从动词发展为介词，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今天已经成为介词的词（如“被、把”等）何时开始虚化，何时介词性质明确，之后又有何种发展，这些都属于汉语史的研究范围。其中的难点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定某个词的介词的性质，或者说以何种方式、何种标准确认某个词的介词身份。前面说过动态助词的有无是区分动词和介词的主要标准，在动态助词产生之前，又根据什么来区分动词和介词呢？笔者主张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的区分方法。本书是用义素分析、语义结构分析、次类比较这三种方法来确认历史发展过程中介词性质的。

a 义素分析法

义素分析,就是将一个词原先的义素与变化后的义素作一比较,考察其义素的消长、扩缩等情况;据此,确认某个词的介词性质。

例如“沿”,原为动词,有“缘水而下”义。《书·禹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孔传:“顺流而下曰沿。”介词“沿”的意义和用法是从“顺流而下”这一义项发展而来的。这个义项包括以下义素:

- (1)水(江、河、溪等)边或水中;
- (2)向下游;
- (3)行经。

由于受词义的限制,上古时期“沿”在句子中有一个条件:宾语必须是表示流水的名词,或为海、河,或为水名,如“夏、汉”等。

根据词义,“沿”可以归入运行次类。该次类的概括意义是“表示人或物体的空间位置的变动”,次类成员还有“之、适、往、返、至、到、进、出、退、归”等。次类成员在词汇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进出、增减等变动。

“沿”虚化表现为宾语 N 的扩大范围。南北朝之后,“沿”的宾语已不限于表示水、河的名词,可以是一般的表示实体事物的名词。例如:

A1 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动檐宇。(宣室志卷3·姜师德,33)

A2 徘徊沿石寻,照出高峰外。(李贺:长歌续短歌,全唐诗,4409)

在宾语扩大范围的同时,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借助分析义素的消长、扩缩,可以认识这一变化。将 A 类例子与上古的例子作一比较,发现义素有如下的差别:

原义素(2)“向下游”已经消失;

原义素(1)的范围扩大了,从“水边或水中”扩大到一般实体事

物的边缘或当中。

这一步变化可以归纳为“义素数目的减少和义素范围的扩大”。但这一步变化还只限于表示方向、位置的义素的变化,表示“运行”的义素还看不出消失的迹象。就词义和功能而言,“沿”还未脱离运行次类,只是它所表示的运行的方向和位置发生了变化了。“沿”虚化的决定性一步是在 V2 位置上出现另一个运行动词,“沿”的表示运行的功能由这个动词承担,“沿”只是表示方向或位置。这一变化,晋至唐时期已见:

B1 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机:辨亡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023)

B2 安人沿淮进寿春。(南史·李安人列传,1148)

在 B 类例子中,“行经”义素已经消失。结合 A、B 两类例子,可以看出,至唐时期,“沿”在上古时期的三个义素均已消失。介词“沿”已经产生。介词“沿”的义素是:

(1)长条形或环形物体

(2)边缘或当中

介词“沿”产生后,即使 V 由非运行动词充当,“沿”也是介词了。如:

C1 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陆游:秋怀,宋诗钞,1963)

C2 沿山蒔苗多费力,办与豪猪作粮食。(元好问:驱猪行,元诗选初集一,40)

通过分析义素的变化,可以较清晰地认识“动词——介词”的发展路径,并认识介词的性质和特点。

b 语义结构分析法

语义结构分析,就是分析“S + V1 + N1 + V2 + N2”格式中,S、V和 N 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变化,从而判断某个词的词性的变化。

请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A1 郑伯将王从圉门入。(左传·庄公 21 年)

B1 令数吏将建弃市。(汉书·赵广汉列传,3199)

“将”为“带领、率领”义时,在“S + 将 + N1 + V + N2”格式中,S 和 N1 是共载一个 V 的,N2 是两者共同到达或经过之处;N1 不是 V 的受事。例 A1 属于这种情况。而例 B1 就不同了。首先,V 后有一个“空范畴”(隐含一个“之”)。“将建弃市”,“建”是“弃”的受事。可以转换为“弃建于市”,而例 A1 没有这样的转换形式。即使转换为“入王于圉门”,也是使动用法,与例 B1 的语义结构不同。

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中,还看到一例:

B2 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引魏略,156)

在 B2 中,“我儿”是“杀”的受事。由分析语义结构可知:“将”表示处置与表示带领时,所处的语义结构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根据语义结构的不同来认识“将”的词性的变化——在例 B2 中“将”已是介词,例 B1 的“将”正处于转化过程中。

c. 次类比较法

次类比较方法运用于历史语言学中,就是通过观察、分析某一个次类的成员在某一历史阶段上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后来又发生哪些变化,变化之后又各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否显示了词的本质变化等问题,从而确认一个词在某一历史平面上的词性变化。

判断某个动词是否已变为介词,应该与它原来所在的次类的其他成员作比较,而不应该与不是同一次类的成员作比较,例如,“被”是否已发展成为介词,不应与“使、令”等动词作比较,而应与“受、蒙、遭”等动词作比较。

在作次类比较时,可以比较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的各个方面。动词“被”与“受、蒙、遭”等本属于一个次类——蒙受次类(表被动